與業力面對面

關於「業」，你有什麼問題？

釋悟因

佛法所說的業，不是宿命論、也不是定命論、機械論，而是由緣起流動開展的業論。經由緣起的觀照，可以發現業是活活潑潑，可以創造也非常富有彈性，只要願意在法上用功，便能夠為自己做出抉擇，隨時都可以再出發，隨時都是開始。

解讀業的眞義

〔定業就是宿命論？〕

問：佛教所提的定業，其中「定」的意思，跟宿命論的「定」一樣嗎？

悟：「定」業就像一般所說的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」，是善一定有善報，惡一定有惡報，

善惡有報是肯定的——就是「定」的意思。另外一個說法，「定」字表示在業報和業行之間有決定關係，意思是造業後到現行之間會有一些時間，所以說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不是不報，時間未到。」時間未到，就是業報的出現與業行間會有一些時間，無論是快速的、遲慢的、重的、輕的、大的、小的，這些都有它的時間性。至於一般說的宿命論，宿命是過去已經決定了現在的情況，如果全部都決定了，好像就不需要再用功或再做善事、再努力，因為命運都已經確定了，根本不必努力，努力也沒有用。

佛教講的「定」，是你所作的這個力量不會消失，但回過頭來說，因為它還是因緣相應，因緣相應是有因、有果、有緣，有時小的業會變成大的，有時重的業會變成輕的。再進一步，善惡的業報是指，由於善業，所以你轉得三善道的人身，生到善道後，你還是可以再造善業，或會起惡念再造惡業，這些都有可能發生，所以一切還是有改變的可能。

因此定業的「定」，與宿命論的「宿命」，儘管皆在說現在業果是受過去的業力、業行的影響，但在佛教中強調現在仍有改善的可能，所說的定業比較偏向業的善惡力量，即造業後的這股善惡業力是會現行的，什麼時候會現行——呈顯出來，那仍需要有因有緣有果的相應和合，所以佛教講業，既不是宿命論、定命論，也不是機械論，更不是無因論，而是由緣起流動開展的業論。

〔轉共業，可能嗎？〕

問：SARS的流行或像台灣前陣子的大地震，佛教都解釋為共業，它是可以轉變的嗎？

悟：說到共業，九二一大地震，或SARS流行是共業，有的是大自然的反撲，有的是人為的，即使像美國的九一一事件的災害，人為的成分永遠存在。若就人為的共業來講，確確實實是共同招感的，人一定要戰爭嗎？這些當然是共業，但有時它也可以改變，也應該是可以改變的，像戰爭就是可以改變。至於地震，至目前為止，人類還沒有辦法預測出地震，但像颱風、降雨、風速、風向等，是已經可以測出並預防。雖然如此，颱風或者土石流所構成的災害，仍然少不了人為成分，還是不要太過嚴重地破壞大自然，才不會造成大自然的反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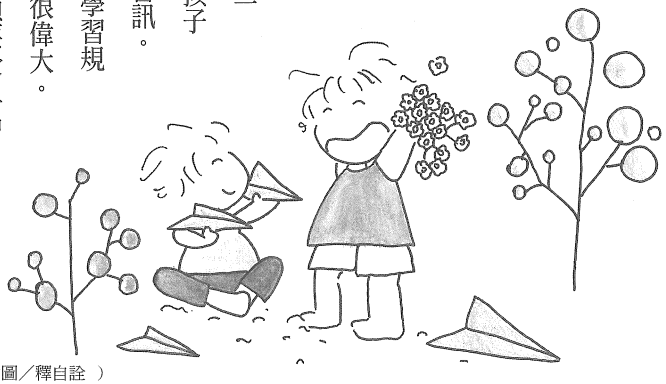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共業可不可以改變？我個人覺得是可以的，如果大家體認到人與其他有情、大環境都是關係密切，相互依存的共同體，是共同營造一個共業的環境，有些狀況是可以改善而免受災難的。但是否馬上立竿見影，馬上改變就有斬獲，有時也未必然。因為既是共業，就不是一個人、二個人可以解決的；既是共業，對這些事情，不能想要怎麼樣就怎麼樣，不想要怎麼樣就不怎麼樣，大概不能立竿見影、一蹴可成。需要耐下心來處理，給它時間和因緣。

〔業障深重，怎麼辦？〕

問：請教一下，像我們生病了，或事情不如意時，常常都會歸咎於業障深重。聽過有個媽媽說，晚上小孩子常常哭鬧，她說這個小孩子業障深重，說他是冤親債主，師父覺得這種說法，會不會太消極？

悟：事實上我也常聽到這樣的話，一般人對小孩子多病，晚上常哭鬧，面對愛心的考驗，常會迸出這樣的話：「業障深重。」是帶有怨責的語氣。記得我小時候，母親常說我不好帶，晚上愛哭，她還年輕，想睡覺，卻要帶娃兒，就用打的，結果我就哭得更厲害。我的曾祖母看了說：「會哭的，是活的，是我家的娃兒。」於是她就起來抱著我，搖到睡著，一想到這些，成長的路上都是母親艱辛陪過來的。我想應該是小孩子有不舒服，因為他不會說話，沒有辦法，只好哭，哭是小孩的警訊。他那管什麼時候、什麼脈絡、場合，或別人的感覺，反正還沒學習規矩、禮教、規定，什麼時候不舒服，他就哭，其實做父母真的很偉大。

我們僧團曾有位法師，她去受三壇大戒，她發上品心，發願要受上品戒。平日就很用功，受戒前更虔誠地頂禮十萬拜，她非常用功。到了戒場以後，



（繪圖／釋自詮）

別人休息時間喝茶、泡牛奶，或者大家一起談談天，她都沒有，不是打坐，就是拜佛。但是在戒場期間，她得了「皮蛇」，「皮蛇」是濾過性病毒感染，日夜不停地神經刺痛，痛得她身心失調，她說：「到底出了什麼事？什麼時候不好發病，就是這個時候發病，原來我就是業障深重。」很多人來看她，也跟她說：「啊！你確實是業障現前。」自己說說還不打緊，一聽別人說她業障深重，內心變成愈不平衡、愈不服氣。

◎業障是指修行的障礙

人在運氣比較走下坡，老病衰蹇等不如意，這些狀況的出現本不在預期之中，是本不該有的困擾時，就會說業障深重。其實若在字詞上了解，業障是行為的障礙，例如你的路本來很好走，突然那裡放了一塊大石頭，你就走不過去，不好走，這就叫業障，有時確實是行為的障礙，行為的不順暢，這叫業障。而一般說業障，是講修行上面有障礙，家中有個愛哭、愛生病的小孩，是比較累，但真正障礙我們不能修行的，是因為有這個小孩子愛哭嗎？只有生病嗎？生病不能修行嗎？還是小孩哭鬧不能修行？

我曾聽人說：「哎呀！我腿酸呀、麻呀！所以我沒辦法修行。」修行是指說對治煩惱，不是在說打坐，修行不一定專指打坐。所以當說：「你就好好修行。」時，他會回答：「啊！我沒辦法修行，因為我還沒掙到養老金，等掙到養老金再修行。」更有趣的還會說：「我還沒掙

到健康的身體，等身體健康了再修行。」「我的房子還沒蓋好。」「我的小孩子還沒結婚。」「孩子結婚以後還沒生小孩，生了小孩以後還沒生男孩。」「夫妻倆常吵架鬧離婚……，所以我沒辦法修行。」修行的障礙就是指這些嗎？

◎解決問題最重要

我們得重新來檢視什麼叫業障，能夠阻礙你修行的障礙是這些嗎？有時說不能修行叫業障，結果打起麻將來，哇！幾晝夜都沒有關係；逛百貨公司，更是精神百倍。由這裡也可以看到所謂的業障，是從修行的角度來說。修行是你修行，回到當下的因緣，看清當下因緣是什麼。

小孩為什麼哭，需要父母幫他解決問題，睡得不舒服？生病了？需要安撫？這些都有可能發生，需要幫他解決。若只是說「業障深重！冤親債主！」非但不能解決問題，這只在說明大人們的焦慮，不耐煩。

〔消業障妙方〕

問：很多居士都會問，業障到底可不可以消？

悟：業障如果是設定在修行的障礙，假若是外在的問題，那麼把障礙解決不就消了部分嗎？但更多問題點是來自你怎麼去看待這問題。譬如之前提到小朋友愛哭，小朋友愛哭是業障，小

朋友不哭，業障不就消了嗎？小朋友哭是人生的某個階段，有時確實會障礙大人用功，而大人期待的是乖乖的、好帶的小孩，偏偏他就是要哭。其實家中多一個小孩，會只是一個小孩嗎？每個人成長的彈性互動，相互的學習，緣起就在其中調整出來，問題不在業障可不可以消，問題在我對緣起不了解，不接受，對生命間有不正確的期待。

問：我們常常被教導說，要布施做功德，用迴向的方式消業障，不曉得這種方式，是不是真的能消業障？或者說要懺悔業障。

悟：懺悔業障在普賢十大行願裡是很重要的。懺悔業障、常行布施、普皆回向都是宗教心的表現。如果回到剛才的例子，撫育一個小朋友，是很大的布施、慈悲，當修行時，就會比較安心，但求「安心」，先將問題解決，要修行時，這個障礙就會減少一點，我想這是次第問題。

◎做功課調柔身心

至於說布施的功德是不是能消業障？能夠布施，當然是功德，至於做功德有迴向心，這些都可以分成好幾階段來說。人有做功德的心、有做功課的心、有迴向的心、有懺悔的心，他的心先調柔了，自己就會有宗教心來看待世間的問題。也因為調柔了，看問題比較不會與逆境對立，這是善業的開始。

宗教常讓自己用轉換心情的方式，所謂「以己度他情」，可以算是做功德。另外有所謂做功

課懺悔業障，經典裡面常常說「罪從心起將心懺，心若滅時罪亦亡。」要認識什麼叫業障？不如回到自己身心去反觀，自問自己：「現在的煩躁在那裡？我的不耐煩在那裡？看看眼前的這個境界，跟我身心之間的關係。」我的內在先處理後，再來解決呈顯在外的那件事情，因為你先處理自己身心的呈顯，便能如實地看到內在的團塊，這就叫功課做了。

做功德、做功課能不能抵償罪業？調柔自己的身心是必須的，這樣才不會誇張擴散身心的負擔，這是非常需要的。至於將功贖罪式的抵償罪過，有了這個就馬上要架到那個上面，其實若論時間、場所、因緣條件，已經回不到當時發生的那件事情的因緣上，只求當下做功德、做功課的心安，就很不錯了。真正的迴向消業障，我想一切還是回到緣起——有因有緣，是名因緣，因緣要和合相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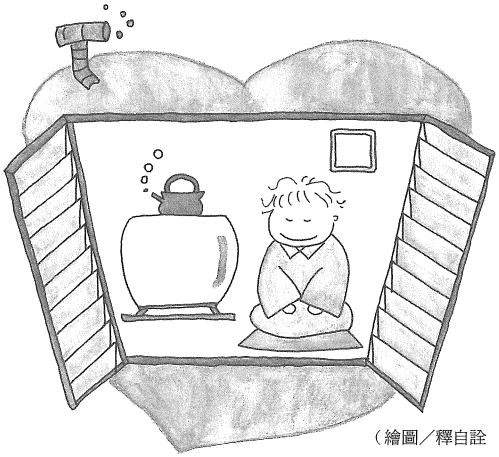
所謂緣起法的觀法，就是你常常要回到問題上面，你要解決什麼事，例如有沒有發現面對那個小孩子的哭鬧，你是不耐煩的。問題在你對他的哭聲，已經煩躁起來了，而且你企圖要把它當作跟你無關的對象，認為或感覺它是與你身心無關的境界。在緣起的修法裡，要培養一個習慣，除了解決那件事之外，還要回到自己身心——看到我當下身心狀況，對這件事情的反應是什麼——而不是只解決那件事情，沒有處理身心，這是一個蠻重要的觀法。有時這種觀法，並不需要很長的時間，只要你能夠如實地看到現在身心對這麼一件事情所呈顯的反應。可能也不見得是那小朋友出了什麼事，而是你煩躁，起煩惱心了，自己產生障礙了。功德的根本，應

該就是在這個地方。以小朋友的哭來說，除了看到自己對小朋友的煩躁外，另一方面，也可能是我自己先焦慮，不只是因為小朋友煩不煩惱，哭不哭的這件事。

◎先安心再做打算

像每年大專聯考的季節，家裡有年輕學子要聯考，家人期待他考一個好的學校、好的科系，說這會影響將來就業等問題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家人的焦慮，一直在旁邊焦慮、焦慮，焦慮地表達這、表達那，嘮嘮叨叨，趕快補習啊、食補啊，各種情況都可能出現。從這裡看到，一方面是愛心，一方面是焦慮，另一方面是想為對方做點什麼。

我想這些也都可以當作功德，或去神佛面前點光明燈，拜懺，占卜改運，社會的宗教現象非常多，這些是社會需要的，然而真正需要的是什麼？因期待產生的焦慮，如何安下心來？你曉不曉得，有時不考的人比考試的人還焦慮啊！你可不可以不再嘮嘮叨叨，自己學著先安頓下來？這個時候最好輔導大人去念念佛，或



（繪圖／釋自詮 ）

者打打坐。每天做功課，做功課安心，也讓自己安頓自己，這些可能也是一種功德，功德應該是有很多種的。

人在臨命終，事業變動、家人聯考、親人生病、天災人禍等等事件發生時會焦慮，會有煩惱心；但有時沒有發生事情，還是有很多的煩惱心。所以煩惱心，除貪瞋痴大煩惱外，有時也是充滿了愛心，「愛的焦慮」、「愛的迷惘」，無明與愛也是一種充滿焦慮、患得患失的煩惱心。

所有的功德，解決的究竟之道，是大家的心先安下來，把事情看清楚。它的因緣果報，前因後果，這些都是緣起法，有時是主觀的感覺煩惱在作祟。主觀使問題變得複雜，當然客觀的現象不會沒有，他們是因緣和合相應，其實佛陀說，人的心是可以很安心的。

改善，從心開始

〔科技解決一切問題？〕

問：像基因改造，是因為之前的人，面對食物不夠的情況，會想到如何增加食物，改善人的生活。但因為科技的發展，食物是增加了，卻又製造了其他的污染，這些轉變，可能帶來其他副作用，或者其他煩惱的問題。科技的日新月異，會不會又陷入另外一種困境？

悟：會的，人會愈來愈物化，因此要呼籲回到人的身上，人才是促進相互依存關係和諧的根本問題。當然科技能改善人的生存條件，例如食物生產，這還是一種希望，對科技的期待，以為單純從科技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，從緣起法的觀察證明是不可能的，因這樣將又陷入另外的困境。一般的人覺得科技帶來很多方便，就認為只要透過科技，便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。但事實上，從緣起法觀察，科技只是一部分，更根本的問題是回到人身上，人還是需要修行。一定要重視人的主體部分，若人心這部分不純正，沒有正知正見，又會衍生了另一個負面問題。重點是人心的問題，而不是科技的問題，人心是比較根本的。是內外因緣和合相應，才不會愈來愈物化，人生存的因緣才能改善。

〔怎麼說善論惡？〕

問：初發心是好意，後來卻演變出許多問題，這讓我想到善業惡業中的善、惡怎麼去區隔？

悟：我們常講，善業是之後產生好的結果、樂的結果就叫做善。有時，好的結果、樂的結果又是針對自己的身心來說。從正報、依報上，有正面的、好的，這叫做善。可是這種善，有時又得從自他來說，對自己好，不見得對別人好；有時現在好，不見得將來就會好。有時善在別人是好，不見得對自己也好，這還是叫做善，儘管這樣好像有一點遺憾，但它還算是好的。所以最好的善是結果對自己、他人都有正面的好。「善」的界定，要看自己、他人，或者依據

人數多寡，有時還要看現在未來的時間，看它前後因果關係，這些依世間法是可以量度的。但它終究是世間法，有相對的條件因緣。古人說：「兩害相權取其輕，兩利相權取其重。」是可以理解的。

剛才也講到無記，無記不屬大善大惡，行為沒有很明顯的善惡屬性，它不招感善惡果報，所以叫無記業，我們有很多這種行為，這是佛教很特別的地方。

◎心的改善才是根本

剛開始的出發點原本是善意，後來卻演變出許多問題，就像當初發現原子，是用來取代能源的方法，可是到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卻變成戰爭的原子彈，這種演變是人類始料不及的。從發明的本意來說，應該不是這樣。所以，從這裡可以看到人的自我檢查、反省、相互制約，最後一定要重視心的修行，本質要回到這點上才對。我們所重視的，不僅要便利的生活，更要重視人心、要修行。

業會驅使我們產生因緣的相應，事實上，有很多是我們過去習慣的力量，這個力量本身藏在那裡，你有時根本就不知道，但它確實在你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的五蘊身心世界、生活的環境周圍，一旦時機因緣成熟，自然而然產生相應，它就會現行了。這一股業力沒有堅實、固定、不動的實體，它一直是一股流轉的動力，相似連貫的感覺，如果我們定下心來用功修行，

這股團塊會慢慢鬆下來，甚至會發現並沒有任何人在指揮它們，只是自己內心的一團糾纏。改善自己，改善別人，學習緣起是條捷徑。

你是你來生的設計師

〔滿樹桃花一粒種籽〕

問：曾在佛經看過這樣的故事，一個乞丐的婦人用很少的米供佛，供佛之後，下輩子就成了轉輪聖王。另一個故事是比丘恥笑阿羅漢聲如狗吠，結果五百世成了狗身。這樣的故事讓我想到「業力微小轉廣大」，業力為什麼會轉廣大？

悟：業力為什麼會從微小轉廣大？微小、廣大，你說大與小會不會轉？我想會轉的。你所提到這二個故事有強烈的對比或比較關係。一個卑賤的婦人，用微少的物品供養佛，她報得世間最榮耀的轉輪聖王。佛經確實是有這樣的記載：有位乞婦，她看到佛陀出來托缽，她很想供佛，她所有的東西，只有手上乞討的一小撮米，於是她就很歡喜地把所有的米都供養了，這叫全部吧，這一小撮的米對乞婦來說，和一個錦衣玉食，一餐可以一擲千金的人比起來，也是一種對比吧！這就叫施捨，完全放捨的善心，是她整個的全部，這已經不是用米的多少來看待了。

◎我只是罵他一句話

另外一個故事是年輕比丘看到一位老年比丘，老比丘的聲音不好聽，年輕比丘就說他的聲音像狗吠，老比丘就跟他講：「我已經證阿羅漢了，你這樣講，是造了口業，你會墮落。」佛教中的阿羅漢，在大乘或小乘中都有，阿羅漢譯成中文有殺賊、無生的意思，殺賊是殺了煩惱賊，已經不會再造業，不會再有輪迴、生死的煩惱，故叫殺賊。也叫無生，即不會再有與生死相應的罪業，對世間是所作已辦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後有，是淨化到究竟極果。既是已經證了究竟極果，是出世間的聖人，他不會與我們一樣生煩惱，無知無明造罪業，或造有漏善業。所謂的煩惱是指紛繁的無明愛欲，貪著、迷惑、擾亂身心，這些會自己干擾自己，同時也會干擾侵害別人，更嚴重的可能會是個世間危險人物，這叫做煩惱。阿羅漢是指他的修行、德行，已經淨化到對世間沒有侵害、干擾、煩亂，才叫殺賊、無生。阿羅漢的修行，已經到達究竟出世間的聖人，他已去除煩惱、惑業及生死。

我自己也曾經想過這個故事，可能老比丘的聲音確實不好聽，這是他色身的缺陷，但現在說證阿羅漢是心地修養的問題。而有時修行不見得可以處理他既有的聲音、色身、或肉體的缺陷，我們必須分成二部分來看。這位對世間已經沒有侵害、干擾、煩亂，無漏的聖人，年輕比丘聽到他的聲音卻說像狗在吠，這是年輕比丘的心地及他的口德出問題了。

我常常形容一個證阿羅漢果的人，他是光風霽月，就像晴空萬里，根本與世無爭，沒有煩亂、侵害，反而是年輕比丘自己心裡有煩惱心，對外境不順己意，產生相應的煩惱或傷害，在對應關係裡，他以自己的煩惱心，造口業，說對方像狗吠。

中國禪宗也有一段這樣的故事。有一天，蘇東坡去看一位禪師，問：「你看我在這裡打坐像什麼？」「像一尊佛。」禪師反問：「你看我坐在這裡像什麼？」「像一堆牛糞。」蘇東坡很高興，好像損了那位禪師，非常得意。結果他回去跟蘇小妹說他的勝利，蘇小妹卻回應：「你看別人，是一堆牛糞，而有修行的人看你是一尊佛。」

用現代話講，就是狗眼看人低，你是用什麼眼光、心地，來看他人、世間？世間上，他人身心的殘缺，有時不是很順眼，你看了以後，什麼話不好說，要說像狗吠？這是從年輕比丘的煩惱心地，產生的行為——口業，整個身心都是如此，當然要遭受果報。

緣起之所以由微小的因，變成廣大的結果，從以上所舉的二個故事來看，尤其是那位嘲笑老比丘的年輕比丘，並不需要老比丘像閻羅王或上帝一般，來責備懲罰他，不需要的，而是他自己整個身心就是如此，所以才會呈顯這樣的結果，這是業從微小轉廣大的例子。

〔不要輕忽業的力量〕

問：師父在前面提到泡茶的茶壺，跟這兩個故事相對照，對我有很大的提醒。

悟：提醒自己造過的行為——業，它會變成業的力量，這些力量，會再左右、反熏我們自己，不要輕忽這股潛在力量。佛教所講的，是我們有創造自己命運的契機，這就是自由意志。

但是也必須知道，雖有自由意志，重點是對你之前的作為、思維模式，要多一分醒覺。不管是外在色身還是內在思惟，一些既成的現象，就像老和病的色身，外在環境是極大的因緣，要改變會有它的困難；倒是要對自己的習氣、思維、行為模式，多一分醒覺，轉變就比較有可能。但應該不會只是念個二、三聲佛號，念個十句、八句的咒語，吃幾餐素齋，就希望我的命運翻轉過來，這還要有大毅力、大善根的吧！

要改變命運，之所以說既容易又需要大善根，是知與行的因緣相應，不是那麼輕而易舉！難在哪裡？在我！大家對自己要有點耐心，儘管我說：「觀念改變，行為就改變；行為改變，命運就改變了。」儘管有我的自由意志，但是自由意志，不是我想做什麼，就可以全部都OK，不太可能這個樣子吧。所以要給自己多些沈穩耐心，我的觀念是改變了，還得面對平常行事的配套——理由頓悟，事需漸修——如果說修行，要把行事三百六十度轉變，得從緣起下手。

〔為什麼要受戒？〕

問：往往有些居士，受戒前都面臨一個掙扎。就是萬一他犯了像殺生、殺人的這些行為，有受戒跟沒受戒，果報會一樣嗎？

悟：有受戒跟沒受戒，果報一樣嗎？我的答案是兩者都是有果報的，這應該可以確信。像前面那位年輕比丘，他有受戒，也出家修行，但是他沒有修口德，後面還是受果報。我想受戒是多一分提醒、警策、警惕的作用。於是有人接著問：「如果這樣的話，一定要受戒嗎？心好就好，何必一定要受戒？」我的答案是：「每個人都是心好就好，世間盡是好人。但問題是，世間還是很多歹事不斷發生啊！」

◎持戒提醒自己

所以不是心好就好，還是要受戒、持戒，然後提醒、警策自己，這是需要的。《法句經》裡面說：「莫輕小惡，以為無殃；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。」不管是江還是河，都是從涓涓滴滴的小水累積而成，而燎原的可能是星星之火，所以我們在有漏的身心行為中還是要受戒、持戒，不斷地提醒自己。佛法告訴我們，大家都是生命的共同體，有相互依存的密切關係，你不僅要珍惜自己，也珍惜別人，不僅是尊重自己，更要尊重別人，這就是緣起的修行。

所以修學佛法從多聞熏習、如理作意開始，作意，即是受戒持戒。人生隨時隨地都在面臨考驗，面臨抉擇，抉擇不是只有一次。每一次身口意的行為，隨時都在挑戰抉擇中，隨時都要修行，都要持戒。要多造善業，惡業是造不得，莫輕小惡以為無殃，注意（即作意）我們每個的心念，每個身口意都是修行的開始。

◎受戒是修行的開始

問：如果受戒跟沒有受戒，果報都一樣的話，我們受戒還有犯戒的壓力，這樣大家就不會想受戒了。

悟：我曾經聽不想受戒者的藉口，說受戒後再犯戒，有犯戒壓力。這好像是說不受戒，還有個最大的好處，因為沒有戒要持，所以根本就沒有犯戒壓力，這是大錯特錯。到底是沒有戒要持，比較好呢？還是受戒以後，有警策警醒自己的作用，這才叫做開始修行，才划算呢？

更有人以為受戒後不必持戒，只要有受戒就有豁免的優惠。我個人覺得，應該要受戒，提醒自己，知道佛陀說那些事不可以做，持戒是做人的本分事。其實我們從小到大，父母親教育我們，這個可以做，那個不可以做，在整個受教育、成長的過程，不都是有人告訴我們，這個不可以做，那個不可以做嗎？因為有人提醒，對錯應該是更加

（繪圖／釋自詮）

明確。所以應該要受戒，儘管做錯，宗教裡還有懺悔，還是可以透過懺悔來改正自己，人非聖賢，孔子都還說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。

怎麼懺悔？就在你的師父或老師的面前說：「我做了什麼，我犯了什麼錯。」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就是希望不要再犯。所以受戒最可貴的，就是可以懺悔，在懺悔之後，對自己來說，就有一份期許；更進一步，以後面對這樣的事情，用什麼方法，來改正、修訂它，不要再犯。當然，對於修行來說，也並不是那麼簡單，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但有時候屠刀是放下了，不再重操舊業，但立地轉身超凡入聖，還有一段需努力的距離。

成佛的路，還是要一點一滴，一點一滴慢慢地修行，所以要珍惜這些一點一滴。再說戒有作持和止持，止持去惡，作持成善，經典裡常提「一點、一滴、一沙、一塵」，儘管是非常微量的善，我們都要去做；儘管自己的行為只是一點一滴，一沙一塵的惡，還是要努力去之。這就是四正勤，即「令已生善增長，未生善令生，已生惡令斷，未生惡令不生。」

修學次第是戒定慧三學，受戒是我們學佛的次第之一，所以一定要受戒——止惡行善。佛教的可貴，就是告訴我們，應該要修學戒定慧，要以持戒做為基礎，漸次增上。所以受戒是需要的，並且有一定的步驟。

說持戒，當然也要修法，從持戒修定修慧，慢慢一步一步地累積成佛的資糧。因為我們還是在凡夫地，在凡夫地就會有進進退退、善惡摻雜的情況。我想，戒律還是蠻管用的。

來生去處現時定

〔臨終正念往生善趣，之前的惡業還在嗎？〕

問：剛才法師還說到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」對於一個惡貫滿盈的人，他往生的時候，如果能夠正知正見，一念專注的話，佛經也說，他會往生善趣。可是他以前惡事的業報，是不是就不見了呢？還是以後會再受報？

悟：不要說臨終的時候，就用平時的例子較容易理解。如果一個人，平常就惡貫滿盈，壞事做盡，倘若他有一點善念，就像死刑犯陳進興，他對母親還是很孝順，也很愛他的妻兒，如果這就叫做善，每個人身上，善惡都是可以同時存在。那麼他的殺人行為仍要接受社會制裁嗎？我想是肯定的，怎麼就會一筆勾消呢？但是如果他現在起了善念，不再造惡，儘管還是要接受原來的懲罰，可是這些善念，也是隨著他心念轉，這些也都是存在的。

◎善惡一念間

所以我們反而要看到，不要絕對地分做兩極，人有惡的，也有善的，很多情況，我們都還是善念比較多。我曾經看過一個記錄，有個大家公認的好人、大善人，而且是非常善良。有一

天，他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，發了一頓大脾氣，失手做了一件大壞事。結果不僅別人疑惑，連他自己都要問：「平常的我，那個大善人，到那裡去了？」他做了一件大壞事，當然要接受懲罰，被抓起來關。服刑時，他在監獄裡所得到的待遇，應該和監獄裡其他犯人都相同吧？可是他平常都是善良的，也有正知正見，儘管有出差錯的時候，但是他的迴光返照或自我覺醒，還是比別人強。我相信他同樣坐牢，待遇及外在的環境，和其他的犯人應該相同，但是他的心境，應該還是不相同的。

佛經也說過，如果有人做了很多善事，但是有一回做錯事，掉到三惡道。惡道還是會去的，但是他也會很快地醒覺，很快就能離開那個地方，就如同彈簧般，彈離三惡道。就世間的情況來說，也是可以理解，如果自己醒覺了，趕快去自首；或者不離他平日的行為習慣，人家也會覺得，他以前沒有前科，也沒有什麼問題，怎麼現在突然會這樣，判刑可能會減輕一點。這是用既有的經驗來說。

佛教講業時，除了論斷這件事情是善是惡，對於平常的行為，也是不會忽略的。而且凡夫造的有漏業是忽而善，忽而惡、忽而無記，因此需要有戒定慧來引導，只有阿羅漢聖人已經無漏，才能不退轉。緣起的業力論，是相當活潑，隨時都是開始，這就是佛法緣起的業力論。至於說臨命終時，能正知正見，他去世後，根身已捨，眼耳鼻舌身意識，不再現行造業，就是最好修行解脫的時候。佛曾對年輕比丘說，不要疑悔生到何處，只要專注在正知正見。

〔比丘憶念小鹿，轉生成鹿〕

問：師父提到的業力論很活潑，讓我想到所聽聞的佛法裡，常常提到「萬般帶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，業好像對我們往生有很重要的影響力。我曾經聽過一個故事，有個出家人，他養了一隻小鹿，而在憶念小鹿的同時往生了，結果下輩子就轉化為鹿。到底是什麼力量引導他，使他下輩子化為鹿身？我對憶念的力量這麼大感到疑惑，憶念會大於他在世累積的一些善惡業嗎？

悟：修行的功力，還是功不唐捐，大家不必懷疑。故事說這位修行人，原本他在山洞裡修行，有一天打坐時，聽到老虎吼叫的聲音，原來是一隻老虎正在追逐一隻母鹿，母鹿情急之下掉進溪流中，那時母鹿剛好生下一頭小鹿，生下小鹿後，母鹿就死掉了。這位修行人想，小鹿沒有被老虎吃掉，媽媽死了，這下怎麼辦？於是修行人就照顧這頭小鹿，去化緣牛奶來餵食牠。從牠剛生出來，就開始照顧它，一直照顧到這頭鹿可以自己走、吃草，自己可以生存。

修行人對小鹿非常照顧，卻也變成他的掛念，只要沒有看到小鹿，他就會擔心，是不是被老虎吃了，還是被獵人打了，還是掉到溪流裡去了？他總是惦念、擔心著，就會去找這隻小鹿。經過好長一段時間，直到有一天，這隻鹿在他的視野裡消失了。後來，這位比丘年紀也大了、老了，去逝後就轉生成一隻鹿。當他轉生成鹿以後，他自己也覺察到，我是修行人，怎麼會變成這樣的軀殼？因為如此，產生了慚愧心，很快地也就離開了鹿身。

這故事在說，人整個身心全部都沈浸籠罩在自己的業習裡，我們意識所思惟、記掛的是什麼樣的行為。這位修行人，當然他還是充滿了慈祥，如母親般的愛心、照顧心，但是因為他觀察那隻鹿，並沒有看破、放下，直到下輩子，就轉為鹿身。好在他的修行功力，所以很快醒覺，彈跳離開鹿身，至於他有沒有進入解脫，走出世間有漏生死輪迴，這又是另一種工夫。

（繪圖／釋自詮）

〔臨終時三種決定往生的力量〕

◎重業

人在臨命終時，決定將去那裡，常常有三種情況來決定去的方向。第一是很重的業在做決定，若是很重的惡業當然馬上去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馬上就投進三惡道；若是很強的善業當然馬上升天或做人，毫不遲疑。所說的重，是極強的惡善等業行，都會馬上反應出來。其實平常的日子，我們在處理事情，映照事情時，第一個決定的，就是你強烈的業行。很多人的業特別重，一斷氣即刻升天，或一斷氣馬上下地獄或進入畜生道、進入人道，這叫做重業。這是很乾

脆的。

◎習慣

第二，由習氣做方向決定。習氣是習慣性，他也會構成臨命終時去向的決定條件，這從自己平日的習慣性也可檢證。有些人的習慣性是出個遠門，拖拖拉拉的，已經要走了，然後又折回來，這個沒有拿，那個沒有帶，很多的記掛，三折五返，不能一走了之，而一直要在拖拉牽扯中，久久下不了決定。再說人做決定時，其思考方向也各有千秋、各擅其習，以群體為主或以一己為念，從規矩為先或所知解為首，這也是習慣性，就是習氣，由習氣決定的是大有人在。

◎憶念

第三，是憶念決定將去的方向。有時臨命終時，儘管惡業很重，但在那個時候出現一念的懺悔，是善心的、感恩的，是對世間的慚愧、虧欠或歉疚，如果這樣的慚愧懺悔夠強，可以引導他往善的方向，而不是以前惡的習慣。只要一念善心生起，轉入善趣是有可能。

於是前面問的題目，那些平日的善惡造業會怎麼樣？善惡償還是肯定的，但業要現行仍待因緣果相應，於是就有報的遲速、輕重、大小轉變的差別。當然仍會留在後面償還，但因現在所現起的較為強烈，可以先現行。我們出門時不也是如此這般嗎？有時當下所生出來的心念很強烈，就是你現在覺得需要去處理的，而這些自然會驅使自己把它排在第一位。

〔自己是業的主人〕

所謂的業是力量，它是隨著你的意志、思想來決定的，其流動的方向力道是有輕重的。這股力量，從身、口、意表達出來，它可能是善的、惡的或無記業，修定則有不動業。佛法告訴我們，行為過後，它會轉化成潛藏的影響力，成為個人的別業和群體的共業，這個群體可大可小，此群與彼群間又有其不共業，這都在思業和思已業，由思——一念為決定。隨時都要用功，隨時都是開始，要修戒定慧。因為人隨時隨地都在抉擇中，審慮、抉擇、決定，發生行動，而這過程常在瞬間完成，其決定方向可能是已成的，如極重的善惡業；也可能是一向所習，或者臨時憶念而轉彎，這些都有可能。它可以透過靜下心來，學著觀察我們日常行事的心的動力現象，從中體驗出來，是很直接，它是流轉的動力，非一成不變。

一般講業，大多拘限在業障或因果報應，常以宿命論、定命論、機械論、無因論來說，但佛法所觀照的業，是可以再創造，非常活潑有彈性的。只要你願意靜下心來用功，就可以做自己的抉擇。為什麼要做這些抉擇？最主要的原因是，當你身心平穩、透徹、安詳，你將發現那當中沒有堅實、堅固的實體，沒有一成不變的實體，只有相似的連續流變，我的苦感、不舒服、不甘願，其實只是意味著情緒的自憐、構成我的糾纏、一千個一萬個的不肯放捨而已，那當中是沒有「我」可得的。